

老友晋瑜

收到《从夹缝到通途》这本书后,一打开扉页,我就看到了晋瑜洒脱的题签:“乔叶老友雅正”。“老友”这个词让我不由感慨:和晋瑜确实是老友了。老,意味着是岁月,友,意味着是情谊,而将这二者叠加的粘合剂,毫无疑问就是文学。

与晋瑜相识多年,已记不清见过多少次,都是在各种各样的文学会议上,有意思的是,她在现场的存在感并不强。回想起来,无论场面多么热闹,她好像都是偏于沉默的,沉静的,沉潜的,这也许是因为她总是在沉思中。她的声音一般都会在稍后一段时日响起:她的采访,她的评论,她的探讨,她的推荐……喧嚣过后,沉思者的声音会显得格外清晰。《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》《倾听录:深度对话鲁奖作家》《以笔为旗:与军旅作家对话》等皆如是。

现在,她关于70后作家的声音汇集在了这本书中。《从夹缝到通途》,这书名并不是取自书中某篇,应该是晋瑜自己对70后作家的形容或定位。前些年我也曾被人反复问过作为70后是否觉得尴尬,我说不觉得。夹缝中我不觉得是夹缝。人家看着像是夹缝,我却没有什么压迫感,甚至觉得还挺挺防风的。所谓通途,我也不觉得顺畅畅展,因为看着没有障碍的平坦也可能是戈壁或荒原。所以,都有相对性。但我也很理解晋瑜的角度。作为一个有总体性视野的观照者,这是她的立场,也是她的温度。

李洱在推荐语中说:“她对话式的批评既是对作家的提醒,也为中国文学保留了鲜活的史料。”张莉在推荐语中说:“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,每位作家都是鲜活的,他们在对谈录里诚挚表达着对当代文学生活的理解。”我注意到两位都提到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,也都有“鲜活”这个词。

鲜活何来?因为现场感,因为见证,更因为相伴。

晋瑜把她和作家们的关系形容为“并肩策马,相伴一程”,其实,何止一程?这么多年来,尤其是对于同代的70后,她相伴了一程又一程。仅看这本书的目录就可见一个大致的文学版图:北京,上海,河北,江苏,湖北,山西……有趣的是,这十八位作家里,有多人还属于地域流动,比如魏微从江苏到广东,葛亮从江苏到香港,弋舟从甘肃到陕西,张楚从河北到天津,田耳从湖南到广西,黄咏梅从广东到浙江,王十月从湖北到广东,我则从河南到北京。在访谈中可以读出,晋瑜心里似乎有一个性能极其稳定的雷达,作家们无论迁徙到哪儿,都在晋瑜的关注区里。她细致地梳理和归纳着他们的生活、创作以及与文学相关的一切动态,书中的字里行间都饱含纯善和友爱。因了这纯善和友爱,所以即便是她的质疑也是温和的,是柔软的刺,让人警醒却不疼痛。

文学这条长路,幸有她这样的老友相伴。那就继续相伴着走下去吧,能走多远,就走多远。

七夕会

曾经,酷爱旅行的我能以一只双肩包装下所有行李,再长的路线都说走就走。可近两年,却时常在出发前为了如今流行的“出片”犯难。

但在“出片”与轻简之间,我还是倾向后者。于是徒步鞋和冲锋衣是必需,其余衣物遵循户外“洋葱式”穿衣法则。三五件T恤、两三件拉链卫衣或衬衣、两条舒适百搭的裤子或裙子,构成了我旅行服装的主体。虽说如此穿搭于我而言并不影响旅行品质,毕竟行程中的体验远比“出片”重要。但看见别人艺术写真般的旅拍美照我也会艳羡,总想着下一回要准备充分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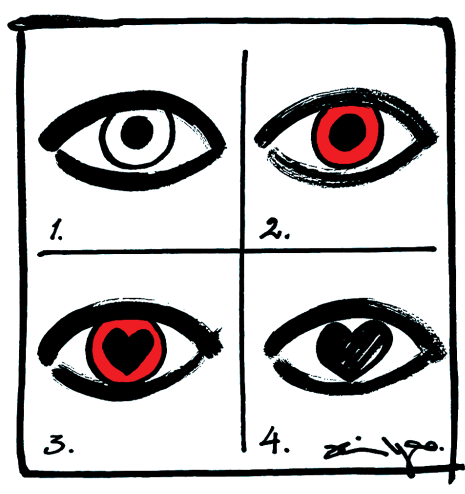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一旦踏上旅途,就得随时面对意外和事与愿违。抵达嘉峪关时风雨大作、气温骤降。为了“出片”,我勇敢地脱下外套强作舒展姿态,没多久便“落荒而逃”般回关内寻觅能御寒的吃食,热腾腾的羊肉汤下肚,才让僵冷的手脚恢复灵活。参观莫高窟时,因游客众多,要分组跟随讲解老师行动,每个石窟中可停留的时间有限。为行动方便,我上身穿红色圆领钱纹提花褂子,下身舍弃了配套的蓝绿交臂裙换成牛仔裤。实际上参观全程争分夺秒,观赏与听讲都觉得来不及,根本顾不上“出片”与否。

有意思的是,在我毫无“出片”念头时,绝佳照片从天而降,那是在青海湖看日出时候。九月的高原清晨寒冷如冬,酒店免费给游客提供藏袍御寒,每一件都厚重肥大,为了保暖我顾不上美观与否,直接套在软壳冲锋衣外,披散的头发就随意拢在帽兜里。初到湖边还是阴天,不久后铅灰色云雾和靛蓝色海面之间辟出一带淡金,继而淡

金慢慢扩宽、变亮。当朝阳升起处燃起一抹明艳如火苗的橘红,湖面也被映亮,水色越来越蓝;忽而红日冲破云层,顷刻便将光与热播撒四方,天地中瞬时充盈、跃动、荡漾着数不尽的璀璨七彩波点。在这晨昏交割的奇妙光线中,我兴起而舞,张开双臂甩起袖子,心中回荡着藏歌的调子。波涛拍岸、风萧鸟鸣为我伴奏,我忘乎所以地踏步、旋转。家属狂按快门,兴奋喊道:“出片了!”当日将这组照片分享朋友圈,收获许多点赞与好评,有朋友说其中一张可以直接上大牌杂志。这天出门前我没化妆,穿搭,拍照时的光线、构图、动作都是即兴而为,可这些照片比任何精心摆拍都精彩。再回想过往旅途的留影,最出色的往往都来自抓拍,那种自然而然的情感释放和流动,总是比刻意的摆布做作更动人。

从根本而言,不论是在旅途中,还是在日常生活里,我们追求“出片”都是为了在社交网络上展示自我、寻找认同和连接,这无可厚非,还是心理健康的标志,恰当的分享能收获正反馈、缓解孤独感。但若太过沉溺,为此花费过多时间、精力;或者盲目跟风、忽略内心真实的需求,导致内耗、焦虑;甚至给身边人造成困扰与压力,那就本末导致、得不偿失了。

如今我已然能与自己“出片”的欲望和解,每次旅行都带一身匹配行程的风格化穿搭,若遇合适机缘就拍几张,但绝不强求。当旅行渐入佳境时,反而提醒自己尽量少碰手机,尽可能放大五感,去聆听、观察、品味、体悟。当身心敞开、全然投入之时,随手记录都是印刻在记忆珍藏中的“人生照片”。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谨防陷入:眼睛一红,心变黑……

思南读书会已然成为上海的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,每个周末,读者们都会如约而至,甚至有不少外地的读者专程赶来,真所谓因一场读书会而奔赴一座城市。

思南读书会自2014年2月创办至今,已举行了五百多场活动,数十万读者和国内外近两千位知名作家、编辑、评论家、学者等嘉宾相聚于此,共同进入充满艺术魅力和思想光泽的文学世界。“一桌一书一群人”,思南读书会的成功离不开各方的努力,但有一拨鲜为人知的志愿者也功不可没。

许树建是思南读书会实至名归的“荣誉读者”,2015年,他便成为首位

“年度荣誉读者”,2025年,更是获颁了“思南读书会500期荣誉读者证书”。许树建原是个理工男,自从那个细雨濛濛的下午,他踏进思南读书会听辛波斯卡的诗歌,一下被吸引住了,觉得世界豁然间向他打开了一扇宽阔的大门,他开始一本本地阅读中国及世界文学名著,发现原来那是会提升一个人的精神层面的。于是,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,读一回“文学大学”,用十年的时间从“大专”读到“本科”,再读到“硕士”。他的功课就是每一期活动结束后,写一篇听讲感悟。刚开始,只能写干把字,现在每篇都能写得洋洋洒洒了。有一天,他看到思南读书会忠实读者岑玥的现场记录,想到能不能作为志愿者,将热心的读者、听众召集起来,做一个固定的实录文档,把每一期的活动都用文字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,非但有对谈嘉宾的思想碰撞,也有读者的听讲心得,甚至还有活动举行前的阅读预习准备。很快,在上海作协等的支持下,“思南读者札记”应运而生,从此,思南读书会一个个精彩而翔实的瞬间被定格了下来。我很感谢许树建将每一期“札记”都发给我,让我受益匪浅。

街上散步,曾见路边印有“富强”、“民主”、“文明”等宣传核心价值观的道旗,文字正楷书写,写得刚健有力、端正大方。我无论到哪里,都关注各类文字书写样式的习惯,这次我断定道旗上印的不是电脑印刷字体,而是一位书法家有性格的书写字体。

在最近的一次朋友聚会上,我认识了书写这些道旗标语的书法家周思言先生,获悉他刚参加“中日书画篆刻交流展”,并获得了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日本月刊奖。恭喜之余,发现这位周君性格豪爽率真,在酒酣耳热之际,坚持自己的书法观点更是不遗余力,倔强执拗之气溢于言表。

书法艺术历来崇尚“字如其人”的审美哲学,笔墨线条之间往往承载着书写者的精神气质与人格境

重温侯孝贤的电影《恋恋风车》,有个很喜欢的镜头:一列火车慢慢地穿过隧道,两旁青绿的山,缓缓地往后退着。村庄与房子越变越小,终于消失不见。这是少年阿远离家的情景,十五岁的他,决定不去读高中,要去台北打工。到了台北,阿远站在偌大的火车站里,望着汹涌人潮,充满不安,不知所措。

我喜欢火车轧过铁轨的声音,咣当咣当,均匀而富有韵律,像是催眠一般,令人产生恒定的安稳感。两三年前,我写过一篇叫《晚餐》的小说,投稿给一家杂志。过审后,因同期杂志有同名小说,责编便让我改一改题目。我想了许多题目,皆不尽人意。最后,责编说,不如叫“火车”吧,小说中“火车”的意象出现得很频繁。我回头再看自己的文字——这样显而易见的现实,竟然被我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。小说中的年轻人,坐着火车走过了天南地北,去远方读书,来城市里工作,坐过“慢吞吞”的绿皮火车,也坐过风驰电掣的高铁。火车见证了他的整个青春时期。

小说中的年轻人,当然不能等同于我自己,但不可避免地,我会将发生在我身上的许多记忆与情感,投射在他的身上。对于火车的情感,亦是如此。第一次坐火车,是什么时候呢?应该是大一下学期的春天,年假刚结束,一人背着行囊去往千里之外的学校。站在家乡老的小火车站的月台上,等着绿皮车从远处呼啸而来,内心充满了喜悦。走进车厢,入座,随着广播声起,火车缓缓启动,很快就奔袭在铁轨上。我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上,望着窗外,青山、田野、村庄渐次掠过。偶尔,火车会钻进隧道,划过空气的声音,像是长啸。记忆中,这趟火车总是热闹的,过道上乘客来来往往,

我每次去思南读书会参加活动,总能见到一位拿着很专业的单反相机的摄影师跑前跑后地忙碌着。摄影师名叫杜湘涛,也是一位志愿者。别看他们步履敏捷,其实他都已八十五岁高龄了,但他老当益壮,自思南读书会开办以来,几乎场场必到。他家住得离思南公馆并不近,可即便下着大雨,他也会骑着电动车赶来,两条裤腿还滴着雨水呢,他却笑呵呵的,一叠声地说着不要紧,还说大雨算什么,读书活动才让他最开心。原先,他也只是坐着听讲,后来发现,活动场面常常热闹非凡,高潮迭起,他便决定发挥自己的业余爱好特长,用相机把这一切拍摄下来。他很用心,也很勤快,像个年轻人似的抢拍镜头,全景、近景、特写,捕捉到了许多难忘的画面,十多年来,他拍下

的一万余张照片,成了珍贵而美好的记忆,而“思南读者札记”配上他的现场照片,更是图文并茂了。

如今,思南读书会有了越来越多热心的志愿者,他们来自各行各业,老中青应有尽有,还有农民工、残障人士,他们不仅仅只是上海本地的,还有人在生活、工作在浙江、江苏、贵州、青海,他们为读者和听众提供各种帮助,他们为每场活动做笔记、拍影像,他们为“思南读者札记”写稿、编辑、排版、校核。我想记下这些为思南读书会默默付出的志愿者的姓名,他们中有:张俊蔚、金慧芬、史美隼、贾明进、肖俊、曹禹杰、陶蓉珍、周洋、吴道富、刘军、谢丽君、方墨之、若盐、叶子、洪砾漠、王永义、王然薇……写下这些名字的时候,我的耳边不禁响起了真挚亲和的声音,这声音发自刘

果不其然,当代书法家周思言擅写楷书,并自命“刚楷”,正是这一传统理念的当代映照——其字道劲铿锵,其人倔犟执着,在点画转折间构建起一个刚健中正的审美宇宙。

细观其刚楷,常常于顿笔处发力千钧,在挫笔处利落果断。横画平直如衡,竖笔挺拔如松,撇捺之间如有金石相击之声。正如《笔阵图》所言:“善笔者力多骨,不善笔者力多肉”,周氏刚楷可谓骨力洞达,在看似刚硬的表象下,实则蕴含着对笔锋精妙控制的深厚功力。在结字造型上周思言以欧阳询楷书为根基,又创造性地融入了魏碑点画的雄强:字体结构内紧外张,重心沉稳如山。部首间的呼应关系经

乘务员的叫卖声,亦让人感到亲切。待夜色降临,车厢里的热闹才会慢慢停歇下来。乘客们渐渐趴在桌子上,或靠在椅背上,东歪西倒地眯起了眼,睡着了。绿皮车的车厢,在晚上并不关灯,白晃晃的灯光照耀着——那时我大概是患上了神经衰弱,对灯光极为敏感,夜车上难以入眠。直至凌晨三四点,方堪堪合上眼,意识沉入梦乡。次日阳光照射过来,便猛然睁开眼睛。此时,从南往北的列车,已走到中国这片土地的中部地区了。远处的山,山里的鸟,眼前的村庄,也仿佛醒了。

从龙川到北京,从恩施到广州,从武昌到上海……我已经记不清楚坐过多少趟绿皮火车了。记忆中,每趟旅途都是令人开怀的。似乎是大二的暑假,跟同班同学一块坐火车到广州。上车前买了薯片、鸡翅、可乐、雪碧等零食,接近二十四小时的车程,我们的嘴巴似乎就没有停过,不停地说着——说些什么呢?完全没有印象了,大概是无所事事的闲聊,或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;还有一年,寒假乘火车从武昌回老家。车厢外,寒冷的空气侵袭大地,田野与村庄都蒙上了一层雪,但车厢里却热闹得很。那年,我发表了篇小说得了近千元的稿费,便买了台相机。一路上,我随手拍了一些邻座乘客的照片。后来,过年时把照片拿去照相馆里打印,因自己没挑选以及没跟店员交代清楚,店员把一些陌生乘客的照片都洗了出来。相片之中,这群陌生人眉眼弯了,笑得灿烂,没有一丝的忧愁。他们的喜悦,在那一瞬间被我无意间记录下来。这部照相机,早已成为旧物,不知在何处。这批萍水相逢的乘客,我想也不太可能再遇见了——那瞬间的笑脸与快乐,永远停驻在我心中。

刘霄,这位思南读书会的志愿者,将“思南读者札记”朗读后上传到“喜马拉雅”平台,让更多的人分享,不幸的是,与她的声音一样美丽的刘霄,却英年早逝。她是那么地喜爱思南读书会,去世前还忍着病痛,以惊人的毅力录制了五档节目,现在虽然她已离开人世,但她动听的朗读依然会和思南读书会一起长远流传。

我想,思南读书会不单是一张文化名片,还是一座闪亮的灯塔,而思南读书会的志愿者们,则是那灯塔上放射出的一束照亮世界和人心的光芒。



《书谱》所言:“初学分布,但求平正;既知平正,务追险绝;既能险绝,复归平正。”周氏刚楷正是达到了“险绝”与“平正”的辩证统一。

在墨法运用上,主体笔画多用浓墨构建,细微处略带飞白,这种墨色对比既强化了视觉冲击力,又在刚硬的力量基调中注入了一丝自然的灵动。可以说周氏刚楷以笔为剑,以墨为魂,重新唤醒了人们对“刚健”这一传统美学的记忆。他的书法拒绝讨好、不事雕琢,正如其人品——正直不阿、笃守原则。周氏“刚楷”以其独特的表现语言,这些如铸铁、如凿石般的笔墨风骨,不仅是纸上的书写,更是他性格和精神面貌的写照。

字刚如其人 奚耀艺

美宇宙。

细观其刚楷,常常于顿笔处发力千钧,在挫笔处利落果断。横画平直如衡,竖笔挺拔如松,撇捺之间如有金石相击之声。正如《笔阵图》所言:“善笔者力多骨,不善笔者力多肉”,周氏刚楷可谓骨力洞达,在看似刚硬的表象下,实则蕴含着对笔锋精妙控制的深厚功力。在结字造型上周思言以欧阳询楷书为根基,又创造性地融入了魏碑点画的雄强:字体结构内紧外张,重心沉稳如山。部首间的呼应关系经



边看边聊

雅玩